

本文摘自《天下雜誌》376期

焦仁和、張懸 一手拉線，一手讓她飛翔

他們的個性天差地遠，但她從父親那得到了一樣最珍貴的人生禮物，而他也從女兒身上扭轉了人生觀點。

曾經，張懸清透純淨的歌聲，讓做父親的焦仁和倍感蒼涼。

當本名焦安溥的張懸星光之路未明、還在 Trader Vic's 餐廳打工賺一小時八十塊的薪水時，憂慮的焦仁和曾悄悄派張懸的妹妹，到張懸駐唱的女巫店聽姐姐唱歌。當妹妹向父親報告店裡只有兩桌客人，焦仁和的心如墮冰窖。「有一桌是情侶，坐得遠遠的、悄悄的，只有我小女兒帶著她兩個同學，坐在台前聽她唱歌，」今年六十歲的焦仁和苦笑著，「這真的是非常蒼涼的感覺……。」

如今，以一首「寶貝」攻佔年輕人耳朵、七月底將發行第二張唱片的張懸，總算讓父親稍稍鬆了一口氣。曾是兩岸談判第一人、李登輝首席文膽的焦仁和，現在是逢人就驕傲地說，自己除了是海基會祕書長、僑委會委員長，還是「張懸的父親」。

其實，焦仁和與張懸父女倆，能走到今日的彼此了解、互相欣賞，不是沒有掙扎。

他們是天差地遠的一對父女。

一個是九〇年代初期與中國大陸過招、執掌兩岸談判兵符的政治明星；一個是高二休學、喝酒抽菸樣樣來的叛逆女生，目前的學歷就是高中肄業。一個是信仰「學而優則仕」、仰慕張良的現代士大夫；一個則是捧著卡夫卡和三島由紀夫小說、質疑生命意義的迷惑少女。

他們性格迥異，各有自己一套生活哲學。兩代之間，衝突難免。

「我怎麼曉得，她那啞巴嗓子唱歌會有人聽呢？」焦仁和不可置信地說。在一旁的張懸聽了，淡淡一笑、聳聳肩膀。

對孩子就像放風箏

這十年，焦張二人的微妙父女關係，彷彿天上的狂飆風箏與地上的放風箏人。父女倆都在不斷地拉扯對方。

對焦仁和來說，張懸就像繩子末端的風箏，隨時都有掙脫與墜毀的危險。

「靠音樂就能吃飯嗎？」焦仁和對張懸說，「多少自以為音樂家的人，哪天不是在地下道拉小提琴？多少才不世出的文人，當祕書都沒有人要？」焦仁和用懷疑掩飾他的心疼。

父親擔心，多愁善感的女兒會與現實社會碰撞得滿身傷痕。初闖音樂路、十八歲離家獨立的張懸，常常連下個月房租都繳不出來，坐計程車回家的兩百塊錢都捨不得花，為了音樂卻可以在父親面前倔強地大喊，「爸！我一定會紅！」

面對急於證明自己的女兒，焦仁和反而丟下一連串的問題，逼著她進行一場自己與自己的辯論。

「爸爸講的話聽起來很酸，可是他要你回過頭來問你自己準備好了沒，所以聽起來OK啦！」張懸微微側頭，長髮傾瀉，還調皮地眨眨眼、比了個OK手勢。

父親仍然緊拉著手中的親情線。他放出的繩子長度，讓風箏足以飛翔，卻也絕不讓狂風吹走了風箏。

對張懸來說，音樂創作的天空雖然無限寬廣，但她仍感激父親一邊放手讓她飛、一邊收線拉扯她。

「我覺得父母選擇了讓我很感激的方式，就是一邊質疑我，一邊關心我，」張懸解釋，她很感謝父母親在給與不給間，分寸拿捏得宜。

父母能給孩子的時間、耐心，焦仁和都給了。即使心裡百般不願，焦仁和仍同意她休學、等待她的音樂創作成熟。而父母親不該給的縱容、溺愛，焦仁和也從來不曾心軟，向女兒屈服。「即便今日，我也沒有妥協，我也從沒附和說，她這樣是對的，」他振振有辭。至今，焦仁和仍沒有出席過任何一場女兒的演唱會。

雖然父女為了音樂冷戰兩年有餘，但性格判若雲泥的兩人都同意一件事：父母無法斧鑿子女性格，只有子女，才是自己性格的雕刻家。

焦仁和早在張懸襁褓之際就知道，這個女兒天生與眾不同、多愁善感。「小女兒喝完奶就乖乖睡覺，張懸就不行，二百C.C.奶要喝兩小時……」焦仁和比喻，小張懸一歲的妹妹焦慈溥就像圓融聰慧的薛寶釵，而張懸就像「留得枯荷聽雨聲」的林黛玉。「你再怎麼小心跟她說話，都還是會傷了她，」焦仁和嘆氣。

等林黛玉到了青春期，全家天翻地覆。大她三歲、在英國讀書的哥哥焦元溥，不懂妹妹「明明能達到九十五分，卻只做到七、八十分」，害怕火爆脾氣的她「拿起杯子朝歌迷砸過去」。張懸的母親談海珠也曾說，休學寫歌的張懸太激烈，沒有

給別人和自己留活路。

「學校讓我覺得痛苦，」張懸說。

「你讓學校也很痛苦呀，」焦仁和緊接著說。

對張懸來說，十年前的休學，是一場轟轟烈烈的墜落。

「我把自己當掉，沙盤推演該如何含著眼淚但不滴下來跟爸媽講我的壯志，」拒絕文憑的張懸記得很清楚。

轟轟烈烈的墜落

可是，當她步入父母臥房說出她的決定，焦仁和只是輕描淡寫一句，「好，我知道了。」事後回想，張懸覺得，原本情緒的高點，突然空掉了。「我非常難過地回房間承受自己的決定，」她說，「再也沒有人跟你吵了，你再也不能覺得自己受委屈了。」

那是張懸第一次強烈感覺到，她的人生都來自於她的決定，完全與別人無關。

那年，張懸十六歲、焦仁和五十歲。隔年，焦仁和請辭海基會祕書長、轉任僑委會委員長，在九八辜汪會談前被陣前換將，調離談判桌。而張懸也被父親送去英國念書。焦家內外交煎。

心碎的感覺像時間的暗流，一直潛伏在焦家。父親的地位太高、光環太亮，張懸慌然逃開。

「爸爸在外面極負盛名，全亞洲都知道。你要在他面前講一個屁給他聽，其實是非常痛苦的，」張懸說，她自覺要對抗的，是個媒體追逐的焦點人物，不只是她的父親。

在英國寄宿家庭不自由，面對每天八點的門禁，張懸又匆匆逃回台灣。

撫平傷痛的，是時間，和父親一封封的家書。

回過頭看那時張懸帶給家裡的風暴，焦仁和含蓄地說，「也還好啦，沒有什麼風暴，我人生經歷過那麼多風浪和挫折……」張懸在一旁打趣地說，「對呀，不管如何，我都不是我爸生命中最大的風浪。」

父親送給她的人生禮物

書信，成為兩人溝通的橋樑。至今，父女倆都將彼此的書信好好保存。

雖然整個青春期都在反抗父親權威，其實，張懸對父親是打從心底服氣的。

「他很像一個魔術師，拿著一個鏡子照小孩，『你看看你自己什麼德行吧！』」張懸說，從父親高舉的映照中，她學會了心存感激，不再用尖酸刻薄的眼光看待世界。

父親送給她的人生禮物，就是讓她擁有一顆敏感而謙卑的心。

在張懸身上，焦仁和也學到了，世界是多元的，而人生，是一道多重選擇題。

看著眼前第一次聯袂受訪、一搭一唱的父女檔，很難想像他們曾經水火不容。

走過女兒的慘烈青春期，焦仁和給父母的建議是，只要教養不是從虛榮、自利、炫耀的角度出發，父母親放手讓孩子飛，就不是件難事。張懸則祝福子女，睜開心眼、抓住許多生命片刻。「別因為父母跟你說一句『你沒救了！』你就覺得全世界都不了解你；如果你好好看你父母一眼，也許她眼眶有淚，」她說。

今夏，張懸美麗的聲音將再度輕輕流過。這次，她的歌迷不再只有妹妹，父親也不再否定她。張懸，終於回家了。